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299
26 November 1974
CHINESE

第二十九届会议

大会

第二二九九次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班达先生 (赞比亚)
(副主席)
后期: 韦雷先生 (海地)
(副主席)

— 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25〕(续前)

- (a) A/L. 733 和 Add. 1 和 2 号决议草案
- (b) A/L. 737/Rev. 1 号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散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议程项目 25 (续前)

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 (a)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中国、刚果、古巴、达荷美、民主也门、埃及、赤道几内亚、加蓬、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伊拉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尼日尔、罗马尼亚、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和赞比亚提出的决议草案 (A/L.733 和 Add.1 和 2)；
- (b) 澳大利亚、巴哈马、巴巴多斯、玻利维亚、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格林纳达、危地马拉、海地、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尼加拉瓜、巴拉圭、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乌拉圭提出的决议草案 (A/L.737/Rev.1)

主席：在请第一位发言人说话之前，我要提醒各位代表，本项辩论的发言人名单定于今日下午六时报名截止。

凯拉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柬埔寨在一九五三年获得独立之后，开始采取独立的、和平的不结盟政策。它拒绝准许在柬埔寨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或其他设施。它也拒绝加入任何军事同盟条约。但是这个政策虽然符合柬埔寨人民的利益，却不能得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赞同，因为它想将这个新国家拉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于是，柬埔寨成为美帝和西贡傀儡政府所组织和推动的阴谋诡计和边境攻击对象。

这种阴谋诡计一直继续进行，直到因此在金边搞出一个傀儡政权方始停止。所以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的阴谋构成外国对一个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内政的干预，

根本不能认为是象非法的朗诺政府所称的一种国内变动。

最明显的证据是柬埔寨人民自动自发地掀起群众运动，打击颠覆力量和中央情报局强加于人民的政权。这个运动使得成千累万的示威者死于从合法当局篡夺了政府和权力的专制集团之手。结果是革命的火焰燃遍全国，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挺身而出，领导奋斗的人民，以便重新夺回他们的自由和独立。

这个国家遭受美国压倒性的军事侵略，和针对柬埔寨居民及其房舍的强烈轰炸，据估计相当于六个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威力。于是柬埔寨遭到了侵略，而它的合法政府就此被推翻了。

大会审查柬埔寨问题绝对不是干涉柬埔寨人民的内政，或相当于强迫他们接受某一形式的政府。因为这项审查根据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其人民的意志、主权和独立。基于这一原则，在联合国结构内审议柬埔寨问题是以终止外国干预柬埔寨人民的事务为限的。

美利坚合众国的连续侵略行动表明了这种干预，这些侵略行动的最高峰是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三十日进侵柬埔寨领土，从而导致柬埔寨合法政府在一九七〇年春被推翻的政变。这种由于外国干预和军事侵犯而产生的不合法情况至今仍在继续。

柬埔寨今日的斗争不是内战，而是渴求解放和独立的人民力量和侵犯力量与外国占领之间的一场斗争和冲突。朗诺政权无非是表面的傀儡，被占领部队用来掩护自己，以便达到其将这场冲突装扮成内战的目的。

在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领导之下经过了四年半的斗争后，柬埔寨人民已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领域中获得多次胜利和某些成就。柬埔寨九成以上的领土已经得到解放，该解放区内住有柬埔寨全国人民的百分之八十五，计有700万居民。有60多个国家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其中有58国是联合国会员国。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参加了有70多个国家参加的一九七三年九月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在柬埔寨解放领土内有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存在表明柬埔寨国及其合法政府和各个级次的政治、军事、

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机构都继续存在。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选出的柬埔寨民族阵线委员会，在各个行政和政治部门中治理国家的事务。柬埔寨领土构成一个完整国家，由西哈努克政府以柬埔寨人民的各种可能性为范围，在所有领域行使各种职权和履行各种责任。

与这个国家政权相平行的是在金边城的一个傀儡政权，完全依靠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领域从美利坚合众国得到的援助和津贴来保持生命。这种援助和津贴已经到了如果美国停止援助，这个非法政权将不需任何外界压力而自行崩溃的程度。

我们如果审查柬埔寨问题，无疑的，这个庄严的大会的会员国，至少多数会员国将会同意各项原则。第一项原则是尊重联合国宪章，和避免违反该宪章。第二项原则是尊重人民的自决权利和防止这项权利遭受侵犯。第三项原则涉及让柬埔寨人民能够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人民，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愿望。基于这些原则，外国武力继续侵略柬埔寨及其人民，是根据宪章必须加以驳斥和谴责的事，因为它违背人民享有自由和独立的原则以及自决权利。

为了使柬埔寨人民能在没有外来干预或压力之下行使这项权利，柬埔寨民族阵线的政府领导了人民的斗争，从而获得了许多胜利和成就，由此可见他们决心夺回他们在各个领域的权利，特别是在国际领域，因为朗诺政权自称在此领域有权代表柬埔寨人民。这个说法根据国际法的观点和在今日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是不合理和非法的。纠正这一局势和这些不合法情况的时机已经来到。时机已经来到，联合国必须让柬埔寨合法政府在本国际组织内恢复其合法地位，这一地位被朗诺政权非法窃据，违反了宪章的原则和精神。

乔基·林先生（高棉共和国）：高棉共和国代表团震惊地得知前秘书长吴丹阁下逝世的噩耗。他是名符其实的智者，是他的国家，缅甸，的光荣，也是亚洲和世界的光荣。他有丰富的学识和文雅的态度；熟悉所有政治的奥秘和其制造者，

由于他那常为我们称羨的作为调停者和中间人的能力，他发生了领导的作用。

请让我向他的家属和悼念他的我们的缅甸兄弟们，以及缅甸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府和缅甸代表团，表达高棉政府和代表团的沉痛哀思。他的逝世使国际社会、缅甸人民、亚洲和世界、特别是佛教徒世界，丧失了一位最优秀的儿子。

(乔基林先生，高棉共和国)

十月九日我国总理在这个讲坛上向我们组织的各会员国发动了一项呼吁，要求它们使用一切政治和道德上的影响力去促使柬埔寨恢复和平。这是联合国为了一贯信守导致其设立的原则，能够和必须努力达到的一个目标。

联合国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尽管高棉人间有争吵，但他们对努力在世界上维持秩序与和平的联合国机构感到真挚的尊敬，并且他们期望，以其在很多其他场合里已经表明的明智，联合国借着它的建议将为柬埔寨问题的公正与平等的解决开辟一条途径。

联合国必须这样做，因为在我们国家内无穷尽地从事一个越来越残暴的战争会不可避免地越过它的边界，而终于把整个半岛卷入战火之中，以致危及各大国间的和缓政策。

联合国也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爱好和平的人民忍受他们不应受的苦难已经快五年了。我们已经有成千上万同胞被杀害或受伤。我们的农民和村民已有两百万抛弃了他们的财物，逃离战斗地区，在我们政府控制的地区寻求庇护。不用说，财物的毁坏是巨大的，而和这个大灾害相比较，我们提供救助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

共和国政府，面对如此多由于缺乏所需手段而不能经常救援的苦难，怎能不热情地致力于和解与和平呢？我们这边没有一个人，从共和国总统和他的部长以至最微贱的公民——我深信，除了几个狂热者以外，在那一边也没有一个人——面对着一个毫无止境的军事对抗，终于使民族耗尽力量的，以致易于成为每一种殖民地主义的牺牲品的前景，而不感到恐怖畏缩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敌人控制的地区里，对战争的憎恨和对公正和平的希望同全国所有其他地方一样的强烈，所以我们肯定，不久在联合国一点点鼓励之下，那些暂时和我们分离的真正爱国者会和我们接触。以我们这方来说，我们愿不避艰难和他们接触见面，把他们当作兄弟而不提既往，并在民族社会、行政机构、军队和政府本身里给他们适当的位置。

对把对国家的爱置于党派、主义或个人野心之上的那些爱国者，我们伸出友谊的手。如果他们并不排除异己并且本着友谊愿意在笼罩一切的友谊精神下携手重建一个更民主、公正和友爱的柬埔寨，我们将共同作此努力。

我们就这样怀着只要加以考验的一种诚意向对方讲话。所谓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发言人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们向我们说：

“我们和你们之间将永远没有接触、讨论或谈判。如有必要，我们将战斗十年或二十年推翻你们的统治。”

他们的不妥协态度主要是由于他们设想联合国今年将给他们决定性的帮助，剥夺我们的合法权利。正如我将要指出的，他们到处无法取得任何军事上的胜利，并且他们看到他们区内的人民敌视没有出路的战争。试图阻止群众投奔对方，他们不倦地向在那一边的同胞们反复地说，很快他们就要取代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

“在那一天，”他们坚持说，“朗诺政权就会瓦解；胜利将会是我们的，而你们所渴望的和平将会实现。”

他们在柬埔寨使用的这种论调目前通过他们在大会里一些可靠盟国的斡旋，正为联合国而加以重复。本组织绝大多数的会员国诚恳地要柬埔寨得到和平。我们的对手们机智的使某些国家——一些善意的但对我们国家的现行情况或许不大了解的国家——相信，接纳所谓“王国政府”加入联合国的事实当然会使共和国政权垮台并恢复我们国家的和平。

这个说法只不过是纯粹的臆测。正如一个伟大的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已经看到，并在去年辩论柬埔寨问题时向大会解释的：“这个决议草案〔今年再提出的三十三国草案〕是否通过，并没有什么关系，战争将会继续下去”。

过去四年内，高棉共和国已经经历了多次警戒状态。我们从来就没有放下我们的武器。假如出现进一步的困难，我们将以同样的决心对付这些困难。我们军队的忠心，我们一贯爱国的人民的了解和以及五大洲上我们很多朋友的坚决和继续不断的支持都加强了我们的决心。如果，联合国违反宪章的原则，竟然接纳一

个流亡政府加入联合国，这绝不会损害高棉人在他们选择的民族政权而不在外国强加的政府下生活的坚决意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相信是不会出现的——战争不仅会更长和更残酷而且还会有外国干涉的更大危险。

请让我进一步忆述我们的对手和指导他们的人用来使一些国家受愚受骗的一些目的纯粹在毒化气氛的伎俩。

自一九七〇年以来，为了取得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政府的支持，不同的人一直试图使人相信所谓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即将取得胜利的想法。这里一些人也许记得，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赞比亚的卢萨卡、圭亚那的乔治敦的各次会议上，阵线代表们有力地断言“解放部队”进入金边只是，照他们说，几天之内的事。每一年在每一个共党旱季攻势期间，阵线的领导人宣称那次攻势是一个“决定性攻势”。所有这些以曾经使不止一个国家被骗的巨大信心的腔调作出的宣布已不幸地为事实所否定——不论是在一九七〇、一九七一、一九七二、一九七三或一九七四年。有一位我们的同事在其去年的发言中甚至这样预料“问题不在于知道是否朗诺将在金边城的范围内维持他的非法统治，而在于确定还有多久他就要逃亡到帮助他的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去”。

我们的同事的善意显然受到了欺骗，因为他发言的十二个多月后，他能看到我们共和国的总统仍然在位，而且今天他的政府权力伸展到远远超过该发言人所说的首都的“范围”。

此外，关于金边，我们对手的各小提琴却是非常的不协调。尽管四年来“红色高棉”已经宣称即将攻下金边，可是他们最为人所知的发言人却唱出反调。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紧接着阿尔及利亚会议后，西哈努克亲王向《曼彻斯特卫报》吐露：“朗诺在金边将能够逗留许多年。哎呀！我们今年将不能取得该城，明年或许多年以后也不能。”

这种想法使我要说明一下军事局势。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们的总理和民族军队总司令就旱季和雨季期间的各次战役向新闻界作了一个说明，表明我们的对

手在扩大他们控制的地区和夺取任何有相对重要性的市镇方面的失败。

自今年年初以来“红色高棉”的损失——在这两季期间——大大地超过了50,000人伤亡，因而给对手造成他们武装部队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人力补充问题。

民族军队方面遭受的损失少得多，同时，民族军队几乎在国内每一地区维持主动的事实重大地加强了它的士气和它的保卫本国的意志。

再者，我能够向大会提供今年逃离战斗区和在我们控制领土内定居的难民数字——一个巨大的数字。一九七四年最初十个月的数字是347,000人，而向相反方向流动的人数实际上等于零。

自战斗开始以来，大约超过200万人已经无间断地逃离极权地区，以便保存他们的生命和自由。

高棉共和国政府，虽然对让它能够断定军事胜利的希望已经换了位置的这些结果感到满意，却完全不希望延长这个使双方同胞流血的武装对抗。既然现在已经稳定了战场上的局势并向对手证明他不再能够获胜，高棉共和国政府认为已经取得获致公正和平的客观条件。许多正在进行面对面战斗的人相信情形确是如此，如果他们不能说服他们的领导人，不妥协和蔑视的态度已经不再是适当的话，他们自己将不再犹豫，同共和国人建立接触，以便终止战斗。

虽然宣传蔓延，我国每一个人完全认识到关于所谓外国占领军驻在我国的真相。但是，国外仍然很少知道这一真相。某些国家仍然相信我国始终窝藏着美国部队。一个高棉共产党领袖甚至给了一个夸大的数字，说“我们领土内有4,000美国军事顾问”。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庄严地重申，在整个高棉共和国的领土上只有不到200名的美国公民，包括大使馆职员在内。那些国家为了他们本身的需要，故意把高棉共和国当作其他国家。

我们都知道，有些传说虽然不是事实，但还是会一直流传下去。所以，我再次提出我国总理隆波烈在今年十月九日所作的建议，就是尽快派遣一个联合国特派团，到我们共和国境内作最周全和最广泛的调查，以便找出对方坚决指控我们窝藏

的所谓美军、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那些反对派遣联合国观察员并继续诽谤我们的人，就足以证明他们不想让大家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再次警告那些急切散播有关我们的虚伪谣言的对手，应象我们一样，向本组织派遣的人员开放在他们控制下的地区。那些人员如果能享有完全自由，他们就一定能够发现在我国的哪一边存在着外国军队的基地、训练营、通道和休憩营地、医院和护理所等。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件事上，到底谁实行“开门”政策，谁又实行“关门”的政策。

现在请大会允许我讲一讲高棉问题的另一方面，无论在心理上和政治上，这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有人告诉大会、并不断重复地说，所谓王国政府控制着高棉百分之九十的领土和百分之八十的人民。通常不听信流言的人，在听到和读到这些比率后，也认为高棉共和国只剩下首都和几个被包围的城市，居民也只略多于一百万。如果真是这样，共和国又怎么能继续存在？

如果大会现在有一幅柬埔寨的地图，就可以看到在北部和东北部，有四个省遍布着森林和山脉。这些省分，人口一向稀少。在前政权统治时，高棉政府只在当地派驻了留守在区总部内的几个军官，和人数不多据守小哨站的士兵，这些哨站更经常受到骚扰。即使在一九七〇年以前，北越人已渗入该地区，他们有自己的道路和基地，禁止高棉人入内；他们甚至向前往那里巡视的军官和文官开火。一九七〇年，我们的同胞认识到无法抗拒，因而就避居到老挝和南越等邻国。北越人就这样占有了那个地区，并象过去一样，将极少数的高棉党羽象外人般对待。我可以说，伪王国政府宣称控制该地区，脸皮也真是够厚的了。

高棉共产党又硬说他们控制着邻接南越边界的我国东南省分。他们在那里的确有军队和一个作用不大的行政机构。但是，当他们的北越同志因为这个地区有极大战略价值，因而将其变成攻击南越的基地，强征粮食、并让他们的本国人民移殖到自高棉农民手中强夺过来的土地上，好象打算永不离开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试问他们又有些什么权力呢？

实际上，红色高棉自称已解放的地区，大部分都是事实上在北越共党控制下的领土。

不在北越共党占据下的那一部分柬埔寨领土，就只剩下山区，那里遍布森林，难于进入，也就是柬埔寨东南的大莫美山脉，实际上在红色高棉权力控制下的就是这个地区。

还有柬埔寨的平原、河流和湖泊，这就是称为和平的柬埔寨的地方。我国政府几乎在这整个区域行使着有效控制。在我们控制的部分领土内，有时受到红色高棉的侵扰。当我们对手方向前推进了几公里时，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当我们的国民军逐退入侵者、往往把他们逐退到比发动侵扰的据点更远的地方，却没有人加以注意。

关于居住在共和国境内的人民，我要象我们总理一样再加重申，这些人民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单是金边一地，加上郊区，居民就有二百万，干丹省若包括无数难民，人口也近一百万。马德望省也有来自农村的难民，这个省有居民一百万。在其他地区和仍在我们控制下的城市，约有一百五十万同胞生活其间。

这些数字毫不惊人，因为我们的区域人口稠密，但，我们对手方的区域却是人口稀少。这才是事实真相，我有责任在此向各位代表说明的事实真相。各位代表受宣传的蒙蔽太久了，这种宣传与事实完全不符。

我相信代表们会期待我对 A/L. 733 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有所评论，这项草案要求大会承认：

“ . . . 由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主持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柬埔寨人民和国家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因而“将朗诺一帮的代表从其在联合国和与联合国有关的一切机构中非法窃据的席位驱逐出去。” (A/L.733)

当一个政权执政达四年多之久，其合法地位通常已不容多所辩论；它的能够存在，就已表明了它的合法性。奇怪的是，高棉共和国的例子却不是这样，多年来一直对它敌视、和非难它的人在采取行动时，政治原因多于法律原因。因此，我

觉得我有责任把下列事实提醒大家。

第一，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说：

“根据柬埔寨宪法，国家元首一旦由议会任命，即不能撤免。”

让我们看看我们前王国宪法在这方面是怎么说的。

第三十五条说：“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了这个理由和君权神授，所以，议会不能撤免国王。一九五五年，西哈努克本人基于政治机会主义的原因，让位给他的父亲。而且他庄严的许诺，永不接受王位。很明显的，从西哈努克自愿让位那天开始，他虽然在血统上仍然是一个亲王，但是在法律上已成为一个象任何其他公民一样的公民，不能再享有宪法授予王族的特权。

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因为在一九六〇年，索拉马里特国王逝世后，西哈努克拒绝为他选继承人，希望通过议会任命他自己为国家元首，使他自己实际行使的权力取得某种法律根据。当时，他既非神圣、也非不可侵犯，他不过是由人民的代表所选举，如果让他执掌权力的代表认为有需要，自然可以撤消他的权力。那时西哈努克正处于权力的高峰，并不理会他只能暂时行使他所取得的职权，到任命一个新国王时，即行停止。但是新国王从未被任命。亲王也从未想到请议会重新确认前此已由议会授予他的职权。高棉国根本没有政权——也许只有合乎国王心意的政权。

第二，亲王本人也承认“柬埔寨自一九六〇年以来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共和国”。我们知道，西哈努克即使在是亲王的时候，也一直拒绝在他的儿女中选出王位继承人，这是恐怕在柬埔寨出现一个高于他或和他地位相等的权力当局。此外，他深信在他以后不会再有王国存在。但是，宣布成立共和国，是在十月九日，是在西哈努克倒台七个月后，当时大家都清楚感到，我国必须有一个比维持了十多年的既不是王国又不是共和的政权更明确界定的政权。因为亲王与外人结盟以求恢复其权力，使王国蒙羞，于是就只有社会上层阶级和青年都爱戴的共和政权才证明可以执掌国柄。

第三点，亲王并不象他所说的是被军事政变所撤免。 是一九六六年在仅有的一次西哈努克没有亲自指定候选人的议会选举中选出的国民大会、与王国政务会议举行的联席会议一致投票撤免他的。 当时亲王不在国内，国家元首的职务根据宪法由国民大会主席郑兴、暂行代理。 他暂行代理职务，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选举总统，选举结果是朗诺元帅获得百分之五十六的选票，击败了其他两个候选人。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以后，几乎所有高棉公务人员和军事人员都深信撤免我们的前国家元首是合法的，他们都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忠诚为政府和国家服务。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那些声言要恢复“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人应该知道，人们不可能恢复不曾存在过的权利。 在高棉共和国之前占有联合国席位的柬埔寨政府并不是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而是柬埔寨王国政府，它的国家元首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首相是当时还是将军的朗诺元帅，他是亲王被撤免前七个月所亲自任命的。

那么，我们面对的所谓“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法律根据到底何在？ 我特别要提请各位代表注意一点，就是所谓“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在前国家元首被高棉议会撤免、全体一致投票撤除亲王的任何合法地位之后才成立的。 我还要指出，这个宣称除了“一些分散而被包围的领土”之外控制了全部领土的所谓“政府”从来没有在它控制的地区举行过全民投票或选举。 在另一方面，高棉共和国政府已经举办了四次公民投票：对宪法的全民投票、选举共和国总统、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和选举参议员。

所谓“王国政府”的唯一法律根据，就是我们前国家元首在放弃王位十九年后给予他自己的神权。 这是实在的情形；有一天，亲王在一怒之下，当着那些一向扛着他的招牌、但遇事却不和他商量的王国政府的部长们的面说：“没有我，你们不过是反朗诺的叛徒罢了。”

我们说话有分寸，不把对方的人称作叛徒，虽然就法律而言，他们正就是叛徒。 尽管这次战争造成了大量流血和积怨，我们还是坚决相信，高棉双方的和解是可能

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凡是有血缘关系、并把共同的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不可能长久以敌人相待。

基于这个信念，我们满意地对二十三个国家提出的 A/L 737/Rev. 1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表示欢迎。这个决议草案要求大会促使高棉直接有关各方“举行谈判，以期在尊重高棉人民主权权利的基础上达成对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它要求秘书长“向有关各方提供适当的援助”，并要求各会员国“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审议这项努力的结果以前”不采取任何其他行动。

我谨向这个决议草案的所有签署国表示我国政府和高棉人民——不管命运使它们住在那一个地区——的感激。我特别高兴地注意到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国家与其他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联合在一起，为和平解决我国的问题铺平了道路。

二十三国决议草案是宽大为怀的，也是明智的。关于高棉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决议草案不替高棉人民先作决定，这可说是完全尊重本组织的基本原则。

会员国都知道，象我国这样的小国对联合国都非常尊敬，将联合国看成是它们在遇有问题时可以自然提出申诉的场所，并希望它的权威能够不断地扩充。如果大会庄严地决定建议高棉双方开始进行谈判，以期恢复和平和谐。这个决定将受到我国大多数同胞的欢迎，并使他们感到慰藉和充满希望。这将使那些了解这场战争的无意义和残酷的人们感到强烈的鼓舞，这样的人在两边都不在少数。他们将会对他们的领导人施加压力、要求实行这个建议。

至于我们，我们完全赞成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与对方进行商谈。不过也许有一些人认为，对方的领导人一向拒绝与我们商谈，即使联合国要求他们这样作，他们明天也不会比昨天更愿意与我们商谈。如果提出这样的看法，那将是违反宪章宗旨、并不顾到高棉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在我们对方的阵营中也不乏明智之士，他们决不赞成武装对抗、到最后一个高棉人也被杀为止。他们了解，一旦将柬埔寨的代表权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不遵行本组织的建议，在道义上和法律上都是很困难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只要同意接受一个仲裁者，不管他的决定怎样就都得接受。我深信在“统一阵线”中，一定有足够多的这类也是爱国的明智之士，会促使那些有激进思想的狂热份子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或是就不再插手。

最后要提到的是，无以数计的国民——平民和战士——都深深地厌倦这场不会有结果的战争，急切等待着他们的国家能看到乌云消散、重见天日、人人不必再为生命担忧的幸福时刻的到来。一旦他们知道联合国正谋求解除他们的灾难，你们可以放心他们一定会大力支持进行谈判的。

对高棉人民来说，和平——言归于好的和平，而不是被迫而成的和平——的达成主要操在大会的手里。但愿大会能完成它的崇高使命，为一个小会员国和它的爱好和平的人民恢复和平；他们已经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但愿联合国本其智慧和正义的精神，协助所有有善意的高棉人民扬弃过去，重新团结在一起，建设他们的国家。

纳科先生（阿尔巴尼亚）：大会再度审议的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而且极为迫切的问题。它同柬埔寨人民和国家在联合国派驻代表的合法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直接有关，也与尊重宪章和联合国所根据的各项原则直接有关。

我们知道，这个重要问题第一次在上届大会审议时，由于美国策划的阴谋，被推迟到今年审议。我们都能证明：正在去年大会积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施用要求推迟辩论的程序的策略，破坏了大会的工作。

很清楚的，那种手法企图使大会务必无法表决，包括我国在内的三十三个会员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并使大会无法就那项决议草案所要求的作成决定，那就是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承认它的代表为柬埔寨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将朗诺集团的代表从其在联合国和与联合国有关的一切机构中非法窃据的席位驱逐出去。

必须澄清的是，那些反对审议柬埔寨问题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今年又再度试图使用不同的计略，阻挠大会就这个重大的问题作出决定。和去年一样，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问题——恢复由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代表着柬埔寨人民的意志和高尚愿望的柬埔寨唯一合法政府、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合法权利——再推迟一年。与此同时，他们要为在联合国非法窃据柬埔寨席位的朗诺集团的代表、他们的走狗和美帝国主义在柬埔寨利益的维护者保证继续再窃据一年的权利。

美利坚合众国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和它在柬埔寨、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的全盘侵略政策直接有关。从去年到现在发生在柬埔寨的事件继续明白地表现：美利坚合众国企图拖延使它在金边的走狗不致从联合国赶出去，实际上是在延长它对那些国家的干涉，并增进其称霸亚洲大陆的穷凶极恶计划。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从事这种企图的同时，竟想借不断加强它们的多边援助，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那些走狗和它们在柬埔寨的新殖民主义利益的维护者继续当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事实上，美利坚合众国去年给予朗诺集团的军事、经济和财政援助比前一年多了一倍；一九七三年的援助是3.5 亿美元，一九七四年增加到7 亿美元。他们增加了军事顾问的人数；如所周知，这些人员指挥着反柬埔寨人民的一切军事行动，以及它们在柬埔寨的侵略战争的一切活动。美利坚合众国的军用机每天都参与全部战斗、进行侦察任务、从事机枪扫射、运输武器、补给品和部队，以及帮助朗诺雇佣兵部队的美军军官。

美利坚合众国的这一切侵略活动只不过是它在一九七〇年对柬埔寨的人民、自由与独立进行的侵略的延长。它使柬埔寨人民继续遭受苦难。据了解容许这种情况继续，并使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任由为美帝国主义驱使的集团篡夺，无异于鼓励美利坚合众国进一步从事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战争并在柬埔寨进行集体屠杀。

反对讨论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的一些代表团——和他们之中的几个代表团都直接参加对柬埔寨的侵略，例如，泰国代表团便是这样——再度玩弄不顾一切的手法，抛出 A/L.737/Rev.1 号文件内促请直接有关各方开始谈判的决议草案，以期延迟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泰国最近代表我刚才提到的决议草案各提案国玩弄的手法，即要求优先处理那个案文，也是为了这些目的，这种手法是完全违背大会议事规则和惯例的。毫无疑问可以看出，美国是这种企图的幕后主使者。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都认为：同意与金边的傀儡政权谈判便是承认它的合法性，就会使美帝国主义因此能够继续其在柬埔寨的新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知道：金边的傀儡集团代表的只不过是供美帝国主义驱使的一群卖国贼。他们不能视为柬埔寨人民的合法代表，而是美利坚合众国所炮制并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由美国策动的军事政变在金边制造的。他们完全被柬埔寨人民所孤立和唾弃，躲藏在金边市和一些孤立的省内，苟延残喘，多亏有美国的保护和直接支援，否则他们一天也活不了。不过，即使是暂由金边傀儡集团控制的这些地区也因人

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而动摇，他们要求驱逐反动政权和停止战争，并正举行反饥饿和反金边集团官员贪污的示威。 尽管有严厉的措施使人民不易离开而成百的人民奔向解放区。 在国际方面，叛徒集团也发觉它一年比一年孤立。 去年内，有许多国家改变了对该政权的态度，同它断绝了一切关系。

实际上， A/L.737/Rev.1 号文件内决议草案所载的建议只是由美国推动的雇佣集团——朗诺集团所作建议的翻版，唯一的目的是想混淆一部分国际舆论的视听。

可是，柬埔寨人民、它的民族统一阵线、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屡次由国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联合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发表声明：他们不接受并且决不接受同一伙卖国贼和宪政权力的篡夺者进行谈判。 诺罗敦·西哈努克在今年十月五日发表的声明中讲了下面的话：

“敦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同朗诺集团谈判和平，这就是使柬埔寨人民接受‘美国的和平’，这种和平再也不会使柬埔寨恢复真正的独立和再出现国家的、领土的、行政的和民族的统一。”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对于这种呼吁和妥协方案的答复最能说明那些建议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它说明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奋斗到达成最后胜利的决心。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柬埔寨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控制并治理着百分之九十的柬埔寨国土和百分之八十五的柬埔寨人口，即柬埔寨全部人口七百万中的五百五十万。该国政府全部成员除了外交部长之外，都在柬埔寨人民的热烈拥护下，在柬埔寨国土上工作和生活，他们在那里组织和指导整个国家的生活以及柬埔寨人民争取国家彻底解放的斗争。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得到国际舆论和联合国多数会员国的广泛支持。

去年该国政府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军事方面，解放区已有扩大。每年都有更多的城镇、村庄和战略据点获得解放。在政治方面，暂时被金边傀儡集团控制地区的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现在已经完全指向那个可恶的集团。解放区内的行政权力，已经加强并在所有阶层予以巩固。在这些区域内正过着健康的生活，充满了手足之情和团结一致的气氛。而且，在所有的领域——社会、文化和经济——都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在经济方面，尽管有战争，农业生产却有增加。稻米和棉花的收成，林业和畜牧业都有了增加并予加强。他们的稻作每年收获两次或三次。现在人民和军队都丰衣足食应归功于这项经济政策。事实上，去年还输出了五万吨的食米。在外交方面，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国家也大有增加。到目前为止已有六十二个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承认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柬埔寨国家和人民的唯一的合法与正统的政府。

所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在所有阶层，以及在联合国具备代表柬埔寨国的全部要素的唯一政府。因此，本组织的迫切任务是达成必要的结论，尽快补救对柬埔寨所施行的不正义行为，并且尽速驱逐朗诺集团的代表。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和正义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并且将来会影响到本组织的威信，各国人民权利的尊重和宪章的尊重的问题。

在大会去年举行讨论期间以及刚才开始的辩论中，许多会员国都已明白表示赞成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把朗诺集团的代表从联合

国及其一切有关机构中驱逐出去。同样，在过去好几届会议里，许多会员国认为现在的金边代表提出的全权证书无效。它们强烈谴责了美利坚合众国反对柬埔寨的活动，美国对柬埔寨的武装侵略，并表示它们同柬埔寨人民团结一致。

目前，在柬埔寨人民为达到他们在柬埔寨和整个印度支那的前途所追求的目标而进行的解放斗争创造了有利环境的时候，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正竭力冒充为柬埔寨的朋友，可是，事实上，他们却继续用不同的方法与朗诺集团维持关系。

我国代表团呼吁重视正义原则并且尊重宪章的会员国，要求它们对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事业作出贡献。我们相信，它们将会支持包括我国在内的三十六个会员国提出的 A/L. 733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要求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承认它的代表是柬埔寨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把朗诺集团的代表从他们在联合国和一切有关机构中非法窃据的席位驱逐出去。支持这个决议草案将是赞助柬埔寨人民反抗外国干涉它们的内政的斗争的向前迈进的一个积极步骤。

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领导下，进行从美国新殖民主义拯救他们国家的斗争，并且高举解放的旗帜，执行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三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五点声明。他们已经完全恢复了原来的重要地位。现在，他们正本着克制的精神，英雄地拿起武器，同凶恶而狡猾的敌人，同美国帝国主义和朗诺傀儡集团作战，直到赢得最后胜利为止。

因为柬埔寨人民的解放斗争是一个保卫主权人民及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的正义斗争，因为它是反抗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及促成东南亚真正和平与安全的努力的完整部分，所以，得到了全世界珍视自由的一切人民和国家的支持和团结一致。*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向极为同情地注视，而且将继

* 副主席，韦雷先生（海地）主持会议。

续注视柬埔寨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正义斗争，并且对柬埔寨人民赢得的一切胜利衷心感到欣慰。他们将永远毫无保留地支持并声援柬埔寨兄弟人民的正义事业，直到实现他们的民族愿望，即国家的解放和重建一个自由、独立和中立的柬埔寨为止。

今年十月三日，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同志说过：

“我们欢迎英勇的柬埔寨人民在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在他们反抗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朗诺傀儡政权的斗争中赢得历史性胜利。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柬埔寨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具备了在国际舞台上代表柬埔寨的一切必要条件和一切权力。我们深信，柬埔寨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金边卖国贼的斗争必然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斋藤先生（日本）：吴丹的逝世，使本组织和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悲伤。吴丹在缅甸政府任职和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时表现了非常卓越的成绩，后来在担任秘书长期间成为世界的领导人。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为这位谦逊但英勇的和平事业战士的逝世悲痛。他尽心竭力为正义和一切人们的权利工作，使他成为当代伟人之一。

吴丹是一个亚洲国家把他贡献给世界的，这使日本代表团感到骄傲。我们请缅甸代表向吴丹家属和缅甸政府与人民转达我们衷心的慰问。

一年前，我国代表团赞成推迟关于这个项目的讨论。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我们赞成或反对柬埔寨的那一个政府或领导人，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应该尊重高棉人民的自决权；本组织不应该就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对一个正在遭受越来越严重的内部斗争的会员国施加不成熟的决定；并且，不象有些代表团今天在这里所说的那样，想要争取本组织内柬埔寨席位的一方，还绝没有控制到那个国家领土和人民的绝大部分。

去年我们希望，高棉人民不久就能克服他们的内部困难，自行取得能够持久的解决。今天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说，过了一年之后，仍旧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的发展可以指出可望及早产生对这些问题的和平解决。既然如此，我国代表团很觉得遗憾，大会又遭遇到和一年前完全相同的提案：把柬埔寨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转交给“王国政府”。

我愿意提醒大会，当我们又进行辩论这个问题的这一刻，柬埔寨的残酷战争并未停止；无辜人民仍在流血，在悲惨局势中产生的苦难继续存在，绝未有所缓和。因此，采取行动去停止战斗是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一切严重项目中最迫切的项目。在座那一位可以否认，柬埔寨人民最最希望的是和平，而只是改变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绝不能有效地向他们保证和平？我再说一遍：只是改变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绝不能有效地向他们保证和平。

我们目前所遭遇的最迫切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高棉人民恢复和平。日本深深感到没有时间再进行思想性的辩论。联合国立刻设法去停止战斗、恢复和平和挽救我们的柬埔寨兄弟不要再受更多的流血与苦难已经是晚了，但还不太晚。我坚决呼吁大会听一听良心的迫切呼唤：我们促请各位代表集中一切力量在解救高棉人民苦难的工作上。

局势是这样的严重和复杂，所以要求更换柬埔寨的联合国代表权的动议简直是不相干的问题；不但不能停止战斗，反而使问题更糟。现在需要的不是改换柬埔寨代表团的决议，而是全面努力去争取停火，最后达到公平、持久的反映柬埔寨实际情况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将为高棉人民的大多数所接受，为所有国家所尊重。

有了这样的信念，所以日本同其他二十二个也了解这个问题严重性的国家，联合提出了大会所收到的A/L. 737/Rev. 1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这样将直接采取现在切需的最迫切而根本的行动：当地有关各方直接举行谈判，以期在尊重高棉人民主权利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这个草案的各提案国深信：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将以尽速停止柬埔寨的苦难，使高棉人民尽心去进行重建劫余国家所需要的建设性努力。

我们的决议草案促请柬埔寨的当地各方举行这些谈判，因为只有高棉人民才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同时，要求所有会员国尊重这种谈判的结果——这一点我要竭力强调。如果外国要干涉谈判所达成的解决办法，无论是偏向那一方，我们自然就无法期望柬埔寨能够进入一个光辉的将来。

最后，让我谈一谈我们认为可以安排这种直接谈判的方法。本提案的提案国选择了一个历经考验的方法，在联合国曾多次使用，即：大会请求秘书长向有关各方提供适当的援助。我们完全相信，秘书长将怀着所有爱好和平国家对他的至高信心，尽最大努力，协助召开这种和平谈判。让我们希望，所有有关各方会同他合作。

我国代表团相信：这将是帮助高棉人民和平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本组织现阶

段能够采取的最建设性的行动，也是本组织根据宪章第二条第七款的授权，能够采取的唯一行动；这一款禁止“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所以，我以最大的诚恳再向大会呼吁：不要设法把一个政府强加在一个会员国人民的身上。让我们对努力争取和平的高棉人民给予援助，并决心尊重谈判结果。

我们实在是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决定：对于一个这样长时间遭受悲剧性内部争端而热烈希望和平的国家，本组织是不是给予建设性的援助？

为了这些原因，我们呼吁大会朝正确方向采取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通过A/L. 737/Rev. 1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也许是对这不幸的亚洲国家的最后一个最佳希望。

佩特勒先生（南斯拉夫）：我们获悉前任秘书长吴丹去世，深感悲伤。我们哀悼这位曾把他不懈的努力和最优秀的品质贡献给和平与国际合作事业的伟人的逝世。我们将会永远记得他是一个联合国的伟大政治家，《宪章》及其宗旨、原则和进步精神的捍卫者。他是一个在危险的国际危机中对维护和平、独立和战争的受害者表现出高尚的勇气的人物。我们将会纪念这位对发展中的世界和为自由进行斗争的人民的认识有深刻认识的人物。因为这个理由，我还觉得他的去世特别使不结盟国家失一名伟大的人物。我们对吴丹夫人和友好的缅甸政府及人民所遭遇的无可补偿的损失，致以衷心的慰问。

作为提案国之一，我国代表团要求大会通过A/L. 733/Add. 1和Add. 2号文件内载的关于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

今年，我们再次作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一项程序性的计谋使大会不能在去年就这一问题表明它的立场。对该项目的审议被推迟了一年。留待本届大会再行处理。正如我们当时所警告过的，这不是多获得一年，而是多浪费一年，并且柬埔寨人民要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因为由外国煽动和支援的战争，和帝国主义企图把一个反动的新殖民主义的傀儡政权强加于柬埔寨人民所引起的战争，仍然没有受到遏止。

当然这些干预和维持柬埔寨朗诺非法政权的努力正是旨在维持西贡反动政权的同一政策的一部分。

只有当柬埔寨人民能够塑造他们自己的命运时，柬埔寨才能建立和平。只有当柬埔寨不受外来的干预，拥有不受外来威胁的自己的宪法和主权的权力，柬埔寨人民独立和民族自由的愿望才能得到实现。

我们在这里恢复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合法权利的决定，对于增进柬埔寨和该地区的和平前景将会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贡献，就是为了这个原故。

自去年大会不幸推迟作出决定以来，过去的一年证实了以下各点：朗诺集团不仅完全没有能力博得它自己人民的尊敬，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外国支持和协助对其人民发动战争，他们甚至连生存的能力也没有；继续获得绝大多数柬埔寨人民支持和控制了大部分领土的王国政府的权力不断增强；联合国已有五十六个会员国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事实——自去年以来已有重要的增加——反映出国际上对该政府的合法性和法定权利的支持是与日俱增的。

当我们请求大会对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履行它的义务时，我们认为这是极为紧急的，因而我们不应受到任何想要混淆问题的企图所影响。有人对西哈努克亲王暂时留居国外这件事大做文章，但我们想强调继续承认——我强调继续——由于外国所组织的叛变被迫暂时留居国外但继续赢得本国人民效忠的国家元首的事是一点也不希奇的。国际社会本着显著的正当理由去这样做的例子也不少。

所有打算依靠《宪章》和在国际关系中为它们自己的权利取得一个较为安全和有意义的地位的国家都应当担忧和警惕，因为在柬埔寨、智利和塞浦路斯的一些叛乱都显示出一个旨在改变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主权和不结盟立场的模式。

这就是我国代表团为什么期望与此有关的大多数国家，甚且吁请它们，一定要投票赞成我们的决议草案，我们应当借着这个决议草案来加强我们对武力颠覆和干预的集体政治防御工作。

这是一个行动的时刻。在实际上这是去年辩论的延续。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没有必要重复我们去年所说的一切，而单单陈述这一特殊场合所需要的若干论点。

基于我今天所陈述的一切理由，我们促请大会纠正一项严重的不公平行为，立即通过我们的决议草案，作为一项早应实施的积极行动。

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强烈反对优先考虑A/L. 737/Rev. 1号决议草案的动议，因为我们的决议草案是最早提出的。

西基窝先生（斐济）：我国代表团愿意附和对于前任秘书长吴丹的逝世所表示

的意见。

我国代表团现今在这个讲坛上再度就我们所辩论的问题发言，我们略感犹豫和忧愁。去年当我们参加对同一项目的辩论时，我们强调高棉政府的类型是高棉人民自己的事，而不是联合国的事。这是他们的宪法所赋予他们的自主权利。唯恐我们有些人忘记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十分明确地指出：

“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

因此，我国代表团对 A/L. 733 和 Add. 1 和 2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提案国所采取的行动表示遗憾，因为它将使联合国把由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所主持的所谓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强加给高棉人民，这是完全违反宪章和高棉人民意愿的。

斐济对高棉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同它对其他所有政治问题的态度一样，那是一个不偏不倚的态度，一部分理由是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上任何政治或军事集团，我们不是不结盟集团的成员，而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要对具有这种性质的重要问题采取正确的态度。所有代表团作出每一个决定时，应该听从理性，而不应感情用事。

那末什么是我国代表团作成决定时所依据的这个无可争论的历史性事实呢？我们的决定便是我们不应干涉高棉人民的内政，包括他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简而言之，如许多代表团所知道的，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协定对柬埔寨的疆界已有保证。一九五五年西哈努克国王退位，他的父亲诺罗敦·苏拉马里特国王接位。父王于一九六〇年去世，而曾应允于一九五五年逊位的西哈努克亲王没有再度成为国王，而成为国家元首。一九六六年国民大会推选朗诺为总理，并得西哈努克亲王同意；同年他因西哈努克干预该国政府而立即辞职，但经国家元首慰留。不过，他已于一九六七年四月间正式辞职。

一九六九年八月间朗诺再被说服担任总理。当时柬埔寨国内人民日益不满，因为西哈努克亲王与可以完全自由和完全非法渗入该国的越共和北越有密切往来。该国国内曾发生示威，学生和工人曾占据北越和越共在金边的大使馆。在那些事件之后，高棉议会于三月十八日采取了行动。

高棉人民通过他们的议会议员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表示不信任以前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该日高棉议会参众两院举行了全体会议，并一致作成这一决定。试问我们在联合国有什么权力推翻那个决定？那一个在这里派有代表的国家政府，或A/L. 733号文件内载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政府会容许那个决议草案中所建议的那个办法，去干涉他们的内政呢？

有些代表团曾称高棉会议的决定为一种政变，而事实上非常清楚的它并不是一种政变。不过，就让我们来假定它是政变罢，联合国仍然无权干涉高棉共和国的内政。政变和革命是表示在此有代表出席的许多政府中的种种变革，无疑地这种政变和革命将继续为将来改变政府的一种方法。因此，联合国有什么正当理由选出高棉，而用所建议的方法去加以干涉呢？先前的几位发言人曾说高棉共和国有贪污情事，这个政府是非法的，高棉政府所作的决定是违宪的。有人说政变的幕后主意以及对朗诺政府的支持是来自外国的，过去和将来都是这样。他们并曾使用强烈的措辞抨击高棉政府和高棉人民。我国代表团想要知道，促使政府垮台的外国主意和援助又有什么稀奇之处呢？

我们怀疑有多少在此有代表出席的政府能够宣称完全没有贪污、完全没有抹煞人权、完全不使用镇压法律以及完全没有干过假定如高棉政府所犯的其他罪行。这个世界充满着这些情形，不管你的国家在世界的那个部分，这些情形是俯拾皆是的。高棉共和国有这种情形又有什么特别呢？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有需要重温金科玉律的行为守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必须反对这个决议草案的一个其他理由为它绝不会将和平带给那个国家。事实上，如果该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所将发生的事便是西哈努克亲王的代表将据有联

合国的席位。 这些代表将不会立刻被高棉人民所接受 — 高棉人民是否有一天欢迎他们回国还是一个疑问 — 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府将来也不能回到金边执政。 一般说来，西哈努克亲王的内阁成员在那里，联合国现在金边的代表们便应搬到那里去。 但是，战斗将继续下去，因为高棉共和国有完全正当理由，不会单单因为不结盟国家偏袒西哈努克的决议草案而让位。

我国代表团对恢复西哈努克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还有其他的困难。 我们认为联合国在恢复宪法上已遭罢免的国家元首方面发生一种带头作用，是不会有何好处的，不论这个国家元首是国王、皇后、王子或其他的王室成员。 提案国及其支持者为什么要赞成柬埔寨王国政府，而反对经高棉人民自由和压倒多数选举出来的高棉共和国呢？ 难道联合国也要恢复其他已经没落的君主政体的席位吗？ 与这个问题相关连的是所要使用的准则问题，如果联合国要从西哈努克亲王开始，着手恢复各国已经废除的王室权力，那么我们要使用什么准则呢？

就恢复西哈努克亲王的权力来说，大概要由不结盟国家主动提出倡议，那些国家现在正在撑着先锋的旗帜 — 虽则人们一定可以看出不结盟国家对于这个问题是不团结的。 我国代表团进一步认为，在不结盟国家提出恢复一个没落的君主政体权力的动议以前，必然有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在怂恿和指使它们。 因此，便有关于恢复君主政体准则的有关问题，即领土的疆界问题、有效控制他们声称掌握的国家面积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我们愈是谨慎地试图审查这个决议草案的含义，似乎愈会觉得它是荒唐可笑的。

由于上述理由，斐济是 A/L. 737/Rev. 1 号文件内载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这个决议草案是积极而具有建设性的。 它要求联合国不要鼓励在高棉共和国打仗，并促请有关的当地各方进行谈判，来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个决议草案请秘书长斟酌情形协助安排和平谈判。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正是由联合国来协助高棉人民终止战争的时候了。 当中东、塞浦路斯和其他地方爆发战争的时候，联合国均适时加以注意，并尽其所能，

去终止那些战争。同样地，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来终止长期没有看见过和平的这个亚洲地区的战争。

我国代表的呼吁是：大国、小国、会员国或别的所有国家都正确地期望这个庄严的机构能为它们的问题觅致和平的解决办法，所以这个机构不应不替他们设法，反而使得它们因为我们的行动而处于更多的战争之中、遭受更多的痛苦和死亡。按照宪章中所载的崇高理想和原则，我们对饱经战争忧患的柬埔寨人民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应该是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昨天下午非洲国家集团主席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对联合国故秘书长吴丹先生家属所表示的慰问和悼词。

我们之中有很多人很荣幸地能够当他接替哈马舍尔德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之日起直至在他离职以后和他相识和合作，吴丹先生留下了一个政治家的令人不能遗忘的记忆，他能够把培养着他的文明的传统价值和经常变动中的世界迫使我们促进的价值互相调和。在他的理想中有一个容忍、自由与和平的世界，这个理想将作为一位极其卓越的政治家所可能遗留下来的最可宝贵的遗产，始终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大家都记得，在他致力为国际大家庭服务的十年期间内充满了由于缺乏了解 and 不可避免的对峙而引起的各种困难。这些困难的被克服完全是由于吴丹在所有场合下都把人类无穷智慧表现出来的结果，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光荣，——因为他是佛教徒，这是不能想象的——而是为了国际大家庭的利益。由于他的去世，第三世界和整个世界丧失了一个由勇敢和品格所铸成的良心，一位真理和人类的友人。

不仅从柬埔寨人民的眼光看来，并且就国际大家庭，尤其是不结盟运动会员国而言，任何人都用不着进行冗长的争论就可证明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正统性、合法性和连续性。我们在第二十八届会议讨论期间就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根据

了对当前局势、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规则的强有力政治评价而坚持这个立场，把它作为一个原则。我们确实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见解是合理的，因为日益增多的国家已经承认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柬埔寨人民继续支持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这些事实表明金边当局，尽管去年在它盟国的援助下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并没有能够打破它们的隔离状态，这种状态是它们推行屈从政策和逃避责任所付出的代价。

虽然我们并不是这个地区最密切的邻国，但同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一样，我们希望本着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精神，并首先照顾到这个地区人民的愿望，在东南亚建立真正的和平和稳定，因为他们已经遭受深重的苦难，并且在最为严重的情况下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民族同一性，很可了解的，由于发源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剥削的理由，某些国家——和那些最不是这样的国家——竟然企图把它们的和平强加在这个区域，在那里建立人为的平衡，并且也要那些往往受到不择手段的领袖所蒙蔽的人民相信他们的幻想。这种情势在一个听任它自由发展的世界里本来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国际大家庭既然已经决定：秩序和法律不能成为一个为可疑利益集团服务的人为机构的一部分，所以现在不能再让这个地区 and 这个地区的人民成为某一个大国——这个大国无论讲什么都不能说只有它才占有真理和智慧——不负责任的政策的玩物了。

柬埔寨的和平从而也是东南亚的和平，不可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和平；它必需要在严格尊重人民权利、合法性和正义的基础上加以维护和夺取。柬埔寨的稳定不能成为主要建筑在维持不自然妥协的基础上的预定办法的结果。假如不是这样，我们只能得到如下的一个结论，即：有些国家企图把柬埔寨置于假和平和甚至更不稳定的状态之下，利用柬埔寨人民作为人质，直到某一个大国从中榨取充分的保证时为止，这个大国在那个地区的存在和它的所谓介入这个地区从一开始起就被人们所怀疑。金边当局同意让这出假戏真做；正是由于它们接受了，所以才有人提出了赞成这种无效合法状态的论据，好让它们能从某一个大国获得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支持。

柬埔寨长时期来享受着全世界都同意承认的统一、独立和主权的传统。 在一九七〇年三月政变以前和以后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一直在保卫着这个传统。 提议含糊的停火和在条件不明确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决不能使柬埔寨人民从他仍认为是一种原则性的立场退让。 而且，如果我们加以分析，这种停火只不过是可使某一个牵涉在内的大国准备一种新的脱离的途径而已，只有历史才能证明它是否出于诚意，同样地，在这个阶段进行谈判的主张只可能导致无法掩盖的瓜分，这种瓜分将是不公正不平等的。因为准许金边当局前来发言只有证明他们是多么迅速地服从某一个外国的命令。

因此，不管我们转向哪一个方向，也不管为了隐瞒事实而提出的理由是什么，问题的本质仍然不变：一个外国不受欢迎地存在于柬埔寨，它的存在已经多次地施行压力、进行恐吓，和挑衅，甚至从事侵略和侵犯，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本组织唯一可以选择的途径就是寻求最为适当的方法和手段来阻止外国对柬埔寨的干涉。

没有一个会员国胆敢高声欢呼外国的干涉；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说柬埔寨人民愿意接受外国的统治，不论它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我们要向任何人提出挑战，务必要他去证明这种干涉和征服制度是符合柬埔寨和整个地区真正长期利益的。 本质上，我们的目的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的目的都是在解放柬埔寨，从而使柬埔寨人民 — 只是柬埔寨人民 — 达成基于尊重他们正统性和合法性的自决，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我国代表团注意到 A/L. 737/Rev. 1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不象去年通常发生的那样，已经认识到柬埔寨的局势是所有会员国都感关切的联合国在解决柬埔寨问题方面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任何解决办法，都应当通过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这个政府由于某些方面虚伪的审慎态度仍被称为土著当局。

如果这些前提获得更良好的阐明，如果把它们摆在客观的范围内作合理的发展，那末就不难达成共同的结论。 但是如果只从正式了解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同意。 必须要替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提出一个先决条件更不能同意这个先决条件

是接受含糊的谈判。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支持这个提案，更用不着说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了，只有金边叛乱当局和那些坚持把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说成是流亡政府的人们才严重质难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我们引以为憾的是：通过会谈的途径已经引起了一个特别危险的错误问题，因为本组织向“土著当局”发言，就开始走上典型的干涉的道路，因为只有柬埔寨人民自己才能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决定做什么，不论它是否通过谈判或任何其他可以选择的途径。此外，如果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接受了一九七四年七月九日提出的谈判建议，现状也许就不同了，但由于事实上谈判并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便不能宽恕 A/L. 737/

Rev. 1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提案国所建议的行动。

我们要再次指出，柬埔寨问题并不是一场柬埔寨人民之间的内战问题，而是外国干涉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问题。这种干涉是躲藏在金边篡夺当局的背后进行的。本组织更要符合其一贯做法的话，就应该立即要求停止这种干涉，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很自然地使靠这种干涉才得以苟存的金边政权垮台。我们也遗憾地看到 A/L.737/Rev.1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并没有把他们的信念贯彻到底，来达成一个十分合逻辑的结论。因为他们可能考虑到每当本组织在怀疑一个大国的所谓利益的时候，就往往会被申斥为不可忍受的干涉行动，而在论及一个国家的代表权问题的时候，又必须遵守某些不顾法律及现实情况的形式桎梏。更准确地说，我们认为本组织即使假托着普遍接受的原则，还是不能够赞同或纠正一个大国的任性行动的，这个大国在进行其干涉主义的冒险行动时，甚至把宪章上的一切原则置于不顾。

我们对柬埔寨人民是要负起一定责任的，要帮助他们恢复尊严、主权与完全的独立，这一切只能够由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来加以代表和维护。在其面临外来操纵的时候，我们也有责任去维护它的统一，使他们能够重获选择政制及意识形态的自由。最后，我们应该保证柬埔寨在摆脱了附庸地位之后，能够在一个和谐的印度支那中发挥它在传统上的作用。我们已经说过，如果联合国的一个承诺是完全遵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话，是不会被视为对一个国家的事务的干涉的；不过，如果我们不顾常识和法律硬把这—个承诺说成是干涉的话，那么我们就宁愿有这种干涉而不接受轰炸机、坦克、政治或军事顾问的干涉，也不接受一个使侵略者在一旦知道其原来目标是徒劳无功之后便可以用来减少良心谴责的虚假和解。

本组织只有一条合理公正之途可行，但并不是要去延长现状—就是继续接受这种外国干涉的现状；也不是要去进行看来是解决问题而实则维持现状的谈判，因为这种解决只是用来服务于一些不属于柬埔寨人民的利益。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要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恢复它在本组织的合法权利。

只有在恢复了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合法权利以后，柬埔寨人民才可以在国际上表达他们真正的意愿，和他们对外国干涉在行使主权和享有独立方面所带来的不良后

果的意见。有人说 A/L.733 号文件所载的我们代表团也是提案国之一的决议草案中的建议，是会做成一种危害本组织绝大部分会员国——如果不是所有会员国的话——的先例。这种先例的本质并不危险，因为甚至在管制最严密的社会中，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事情的。危险所在，正是由于这种先例所鼓吹的原则，即人民不受外来干涉之下行使自决权这项原则，还没有在因果的范围内得到充分承认，没有得到那些对过去的势力范围、压力和恐吓政策时代还有所怀恋的人的充分承认。

当我们一旦谴责这种不健康的怀恋的时候，就有人在呼喊说着这是渎犯固有秩序的，这些呼喊来自那些忘记了该项秩序真实是与正义的思想毫无关系的操纵和手段所强加于人的，我们在这里正是希望通过提议恢复本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席位而在国际秩序上重建这种正义的思想，这样该政府才可以成为柬埔寨人民在解放的斗争中的真正发言人。

此外，又有人认为，剥夺金边政权的席位的话，我们就犯上了不义之罪，并且违反了宪章。我们对这种说法的答辨是并不是单靠占据着一个席位就有了在国际上的代表权的，何况这个席位是窃据的呢。在国际上的代表权一定要以人民本身对接受不容贬抑的原则的承诺来加以衡量的。金边政权以无可改变的方式，交出了自己的主权和自由，因而丧失了代表柬埔寨人民发言的权利，他又投靠一个外国当局来单单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合法与不合法、正义与非正义、代表权与窃据之间，是没有别的一条路可行的，本组织一定要明确坚决地拒绝任何旨在混淆涉及原则而无可妥协的立场的企图，坚决地拒绝任何旨在拖延根据柬埔寨人民的权利和我们所宣扬的不干涉原则，来公正地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做法，这种做法只会牺牲了柬埔寨人民的利益。

萨敦先生（马来西亚）：今年大会又再次面对着一个项目，我国代表团认为它之列入议程，已经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款的规定了。我指的是项目 25：“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在讨论这个项目时，让我首先声明，马来西亚就如很多东南亚地区的邻邦一样

认为围绕着柬埔寨问题的问题是高棉共和国的内部问题，是有关高棉人的领导人的问题，因此，很明显的，这是只有高棉人民自己才可以决定的问题。

去年正是这个会场里，有人告诉联合国说西哈努克和他的政府控制了柬埔寨百分之八十的国土，并得到全体人民的效忠。在作出这样的声明的时候，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正在其国土之外工作——而在另一方面，现在的高棉共和国政府，当时和现在仍是在其国土之内施政，政府设于金边，显然是柬埔寨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政府。

我国代表团此刻并不打算就每一个争论主张辩论其优劣所在，不过，现在一年已经过去了，我国代表团完全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继续声称控制着柬埔寨国土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的政府，继续声称得到全体人民效忠的政府，竟然到今天还是在其国土之外，流亡施政呢。我国代表团只能从这件事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流亡政府并不是一如其所称的，得到柬埔寨人民的普遍支持，也没有控制其国土。

让我也明确地说，马来西亚和西哈努克亲王并没有什么过不去。事实上，马来西亚人民还曾经在一次国事访问中欢迎他访问我国，如果他今天是由高棉人民选举或选择出来作为国家领袖的话，我们将毫不迟疑地尊重当地人行使主权权利所作出的决定，我们也将与他们选出来的领袖，毫无困难地进行合作。

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争夺国家领导权的问题。那些争论只能由高棉人民自己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加以解决，更遑论要联合国来干涉了。

如果我们擅自去决定高棉人民的国家领袖是谁的话，那么我们这种行动就是不折不扣的干涉一个会员国内政的罪证，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干涉。我们这种罪行，是极端严重的，它违反了一项基本原则，这项原则是载在联合国宪章之内的，这项原则是我们大家都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宪章第二条第七款明确地写着：

“本宪章不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

在我们就这个项目进行的全盘讨论中，我们是不能够忽略了这项基本原则的。早些日子在一般性辩论时，我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过，联合国的主要责任是培育和维持和平，联合国不能让自己采取一些与这个崇高目标不符的立场。我又说：在我们寻求和平的时候，联合国不应该把可容许的立场与不能容许的立场之间的精微界线置之不顾。多年来联合国致力于建立为小国所尊重的声望和立场，小国们希望这会带来一个较佳的世界秩序，任何看来是背弃了这个希望的行动都会削弱了我们对本组织的信心。严格遵从宪章的原则和宗旨 唯一防止信心削弱的方法。

A/L.733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的各提案国正是企图这样做，我国代表团对此深感遗憾。如果在这个会场里给予一个流亡政府以席位，又以A/L.733号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话说“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合法权利”的话，大会将会是犯了非法行为。因为我们开始把一个非人民自己选择的领导强加于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是开始剥夺该民族的主权权利，在这里，也就是高棉人民的主权权利的时候了。

(萨敦先生，马来西亚)

我们对于高棉人民的最大愿望是柬埔寨的和平与安定，这种和平进一步可以帮助东南亚地区——马来西亚也是其中一部分——的安定。我们这地区长期以来遭受战争和糜烂。我们既已经历了悲剧性的和糜烂的越南战争，现在又要在柬埔寨经历悲剧性和糜烂都不减色的另一场战争。不过，这次的悲剧和糜烂之外，我们看到高棉人民很有希望，而且整个东南亚地区也很有希望。

老挝人民已经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通过本身的努力，不受外界干涉，解决了他们间的歧见，并且根据本身的希望和意愿，恢复了国内的和谐。我国代表团相信：如果老挝人民能够为他们的国家达成和平和国内和谐，柬埔寨人民一定也应该有机会在他们国内达成和平和国内和谐而不受外界干涉。因此，我们应该多方鼓励高棉人民和平地并依照他们的希望和意愿来解决他们的国内问题。

只要柬埔寨境内的战争与和平相持不下，东南亚地区就会因外界干涉受到政治上的不安。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地区，看到了印支半岛发生的悲剧性事件，又因地理上的接近所直接受到的影响，所以很早就认识到干涉的危险；过去就因这种干涉使我们受外界压榨，结果付出可怕的代价。因此，我们已经认清：要终止此种压榨，唯一的道路就是由本区各国集体设法，不让本区成为外界干涉的场所。

马来西亚连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各成员国——即：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正在进行把东南亚设成和平、自由和中立区，不受外来的任何方式和形态的干涉。我们认为，减少外来的牵涉和干涉对该地走向和平、安定和进步，大有帮助。我们也认为，通过和平和安定，可以创造有利条件，并使高棉人民有机会来和平解决他们的国内问题以及着手应付国内发展和经济进步的迫切需要。

为了这些紧迫理由，我们坚定地深信：——本地区所有其他国家也充分同意我们的信念——应该让高棉人民和平解决他们的问题，不受外界的干涉。我国代表团也正是为了这些理由，才热心地支持已由我们同僚泰国大使很恰当地提出的那件载在A/L.737/Rev.1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并作为其提案国之一。

我们深信：将一个大会所选择的首脑和政府强加在高棉人民头上，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解除高棉人民悲剧性的痛苦。它的用处只是加强高棉人民所经历的悲剧，和延展他们悲惨的苦难，和生命的损失。

可是，我们之中有若干国家想要使一个流亡政府强占本会议厅内的一个席位，并且想要把一个首脑强加在一会员国人民的头上。我们当中，那些误会地相信强加一个首脑给高棉人民就可立即终止柬埔寨冲突的国家，竟是距离冲突地区遥远因而不直接受到柬埔寨所发生悲剧性事件的影响的国家，这一点在我国代表团看来，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是令人不安的。

让我赶紧警告大会：不论在这个项目讨论结束后采取什么决定，大会本身绝不能忽略不干涉会员国内政的基本原则；而且它本身绝不能采取可能预断高棉人民本身的决定并延展他们悲剧性痛苦和生命损失的任何行动。

联合国，这个奉献于最高理想，支持和平，维护会员国主权权利和独立的团体目前绝不能放弃一向的审慎和自制，必须继续严格遵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如果大会一定要采取行动，它必须依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来行动，并鼓励与冲突直接有关的斗争双方，举行谈话和协商，使问题达成和平解决。这就是A/L.737/Rev.1号文件内载决议草案所计拟的。

高棉共和国方面，并不缺乏诚意。因为他们很早就作出结论，认为他们应该依照联合国宪章所载规定，和平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高棉共和国不设任何先决条件，向斗争的他方提议谈判。可惜这些只有一个单纯目标——找出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提议已遭拒绝。这些提议受到拒绝的原因，难道是那个流亡政府知道它不能得到柬埔寨全民拥戴，没有控制住大片领土，认为在任何谈判中没有希望要求恢复过去惯有的职权和地位吗？如果这个假定不确，那么，一个宣称和平的政府，竟然率直地拒绝和平的提议，在我国代表团看来，似乎是稀罕的事。不管怎样，联合国这个致力于维持和平的团体，不能放弃它的责任而必须继续鼓励和协助与冲突有关的当地各方为和平解决他们的问题举行谈判。

如果联合国是我国代表团所想象的那种团体，它必须表示真正愿意看见柬埔寨恢复和平，并且现在就给高棉人民它权力以内的一切协助，让他们能为他们的问题和面临的灾难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大会将依此行动，并希望大会将来作出的决定，能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最紧要的是能够顾到高棉人民的主权权利。

班雅先生（老挝）：我国代表团也要一同悼念本组织第三任秘书长吴丹。他是一代哲人、干练的外交家和开明的佛教徒。他一生为本组织和整个国际大家庭服务，创立了丰富而光辉的事业之后现在已与世长辞了。我国代表团谨向他的遗族、向缅甸代表团和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重申诚挚的慰问。

柬埔寨在老挝人民的心目中占有特别突出的位置，老挝人民和老挝政府一样，不能对柬埔寨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柬埔寨的悲惨局势，以及这种局势连续不断使高棉人民遭受的苦难和破坏，震撼着我们邻邦的制度结构和传统结构；老挝人民感觉着这些，就象直接身受的一样。

这根本不足惊异，而且也是人人都能了解的。高棉人民和老挝人民是地理上的邻邦。因为语源的关系，高棉语和老挝语非常类似。由国教佛教所启发的同一文化，在柬埔寨和在老挝一样，受人民的尊敬。

就历史记载所及，我们绝找不到高棉人民和老挝人民间冲突或敌对的例子。相反的，有大量的例证指出，在发生天灾人祸困难的时候，老挝人民和高棉人民是彼此互相帮助的。

这样，高棉人民和老挝人民间的关系，蓬勃发展到今天，因为这是基于两国人民有多方面共同点的互相尊敬、互相同情，和严格遵守睦邻原则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

我特别仔细列举连系柬埔寨和我国的许许多多纽带，是因为我特别要表明：在当前的辩论中，我们是以柬埔寨人民的朋友和近邻的身分说话。因为有这两种身

分，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作出又客观又绝没有任何潜藏意义的判断。

我首先要指出一点。当我们审议柬埔寨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柬埔寨的陆战会扩大，会更激烈，伤亡会更厉害，因为每一方都认为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是影响我们的审议及其结果所绝对必要的。报纸上的无数报导不幸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很难不同意：这次辩论虽然是为了对恢复柬埔寨的和平和调和作出贡献而请求召开的，但是当前的效果却适得其反。斗争强化，高棉人民的苦难也越大了。现在已经看得出来，无论我们大会作出什么决定，一定都会使柬埔寨双方想要继续斗争的意向更加增强。这会扩大他们间的间隙，会使人人希望早日实现的民族调和更为困难。

我要代表我国政府赶快声明：我们不应该在这次辩论中偏一边。我们是整个高棉人民的朋友。我们不可想象在同一个国家、在同一个民族间可以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这是一个情感的立场，也不妨首先当作情感问题看待。在政治上老挝民族联合政府的主要指导原则是中立原则。又因为这一中立原则也正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础，所以我们更不能在柬埔寨的双方之间作出选择。老挝一贯维持中立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国总理梭发那·富马的名字同这个政策已经无法分开地连在一起，我国全国人民现在都非常感谢他在国内和国外努力不懈地英勇奋斗，使这个适合老挝情况，适合老挝人民气质和愿望的哲学能有成果。老挝人民笃信佛教，历史上从来没有提到过老挝怀抱侵略意向或缔结联盟制造纠纷的情事。

在整个印度支那冲突过程中，老挝不顾一切想象得到的压力，断然拒绝参入其间，并拒绝设立军事基地帮一边打另一边。老挝也非常了解：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是处于彼此对抗的两个世界之间——这种对抗是起于双方国家、政治和经济哲学的不同，简单地说也就是生活方式和政府制度的不同。面对着这种选择，老挝明确地选择了中立，以便不致引起有些国家的误会或其他国家的敌意。老挝人民深深奉行中立政策，而且已明白地写在其最高宪章、亦即其宪法之内，所以任何人不应忽视这一点。万象协定中也曾重申这一条。这个协定结束了老挝内部的敌对

状况，成立了临时民族联合政府，以老挝中立政策之父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相。

老挝严格遵守中立，使它不能对其他国家作价值判断。也禁止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现在柬埔寨的激烈冲突，是一部分柬埔寨人同另一部分柬埔寨人对抗。据我们了解，这纯粹是内政。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我们采取的中立原则，显然我们必须弃权，虽然我们很惋惜局势是如此恶劣。

在结束前，我要感谢在几星期前的一般性辩论中对我国表示同情，特别是对我国的民族调和表示满意的所有各代表团；我国民族调和的方式是设立临时民族联合政府。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来，柬埔寨的局势同老挝过去的局势有相似之处。老挝人民互相间自己打了二十五年，理由很多。现在我们了解：如果老挝人民自己互相间不一致，不去拒绝目的只是促进老挝境内的外国利益而结果只是延长敌对行动，使人民妻离子散的外来支援，那么老挝就不会有和平。

在老挝刚刚达成的调和，也可能在柬埔寨达成。为达此目的，似乎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我们相信，需要做的事只不过是让柬埔寨人民自己去管自己的事，避免做出可能使一方相信获得支持的任何行动，那样会使那一方的要求更高。相反的，只要利用我们能力所及的一切方法，促进双方的了解，建议谈判、和平与调和，象过去在老挝所做的那样，就够了。

如果我们的小小经验可以作为参考，有助于解决已经丧失了许多生命而每天继续在增加死伤的这个危机，我们将感到非常骄傲，非常荣幸。

主席：在休会前，我要向各位报告：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们正在讨论的两项决议草案提出了修正案，将在明天印成 A/L.744 号和 A/L.745 号文件分发。

下午六时五十分散会